# 叶赛宁诗歌自然主题的计量研究

# Quantitative Studies of the Natural Theme in Sergei Yesenin's Poetry

王　永（**Wang Yong**）　辛梦飞（**Xin Mengfei**）

**内容摘要：**随着 AI 的迅猛发展，文学计算与计量问题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围绕文学文本的主题、人物情感、故事情节等方面开展的计量研究，有助于为相关问题提供解决方案。本文对叶赛宁诗作中的自然主题展开计量研究，通过对植物词词频分布、句法关系、修辞功能以及关联文本词汇语义聚类的统计分析，揭示诗人作品中自然主题的语言表达手段及其深层内涵。研究结果表明，围绕核心词汇语义类别展开的计量研究，可以更准确、全面地呈现自然主题的具体构成，且有助于揭示语言各层面所承载的主题内涵。

**关键词：**叶赛宁；自然主题；计量方法；词汇语义

**作者简介：**王永，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俄罗斯文学的计量研究及跨艺术研究；辛梦飞，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俄罗斯文学计量研究。本论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俄罗斯文学的计量研究及数智化转型”【项目批号：25AWW009】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Quantitative Studies of the Natural Theme in Sergei Yesenin's Poetry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AI, computational and quantitative studies in literature have garnered increasing attention from scholars. Quantitative research on aspects such as themes, character emotions, and plotlines in literary texts contributes to providing solutions to related issues. This article undertakes a quantitative study of the natural theme in Sergei Yesenin's poetry. Through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frequency distribution of plant words, syntactic structures, rhetorical functions, and lexical semantic clustering of related texts, it reveals the linguistic expression and profound connotations of the natural theme in the poet's work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quantitative research centered on the semantic categories of core vocabulary can more accurately and comprehensively present the specific composition of natural themes, and it aids in uncovering the thematic meanings conveyed at various linguistic levels.

**Keywords:** Sergei Yesenin; natural theme; quantitative method; lexical semantic

**Authors: Wang Yong** is Professor at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Her major fields of inquiry include quantitative and cross-art studies in Russian literature (Email: wangyongzju@163.com). **Xin Mengfei** is a Ph.D. student at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Zhejiang University. His major fields of inquiry include quantitative studies in Russian literature (Email: vityaxin@163.com).

采用“精密”方法研究文学作品，即文学的计量研究，并非大数据时代新兴的研究方法。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俄罗斯学者雅尔霍（B. Jarcho）就指出，“运用统计方法，可以解决与作品的修辞、作品的主题和谋篇、作品的总体思想和情感以及作品的题材有关的诸多问题”（xviii）。随着数智时代的到来，文学计算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因为“无论是作品主题、艺术技巧、伦理价值，还是人物的伦理选择分析，身份判断，心理活动，情感体验等，都可以通过 AI 的计算得出更客观、准确的结论”（聂珍钊 15）。然而，迄今为止，AI 对文学主题的计算，还基本停留于主题建模阶段，尚未达到能阐释文学文本内涵的水平。这是由于文学作品有其特殊性，普通文本的算法难以轻松跨越文学与机器之间的壁垒。而作品主题的计量研究，不仅可以建立文学文本的语言与其诗学内涵之间的关联，还可以为文学计算提供算法的参考。本文选取在语言上有较强显示度的自然主题作为典型案例，以探索文学主题计量研究的基本路径。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展开：1）选择叶赛宁诗作作为自然主题计量研究对象的依据；2）叶赛宁自然主题的核心词汇语义类别及其构成的计量特征；3）自然主题的诗学功能与句际表达手段之间的联系；4）自然主题的深层内涵与关联文本之间的联系。

## 一、叶赛宁诗歌自然主题的核心词汇语义类别及其构成

本文选取叶赛宁的诗作作为自然主题的计量研究对象，不仅由于叶赛宁是俄罗斯白银时代的代表诗人之一，更重要的还在于，自然主题构成其创作的典型特征。这一点早已成为国内外作家和研究者对叶赛宁创作的共识。帕斯捷尔纳克（B. Pasternak）认为，叶赛宁“诗中最珍贵的东西是家乡的自然风光，那是俄罗斯中部地带，梁赞省，处处是森林，他像儿时所记得的那样极其生动地把它重新描绘了出来”（84）。阿格诺索夫（V. Agenosov）指出，“对于叶赛宁来说，大自然不仅仅是他的一个主题、形象或世界，而且是揭示其他主题（祖国和革命，生与死，爱与恨，对人的见解和其他哲理问题）时取得艺术手法的主要源泉”（175）。我国学者则常在叶赛宁研究中引用高尔基（M. Gorky）的评论：“谢尔盖·叶赛宁与其说是一个人，倒不如说是自然界特意为了诗歌，为了表达无尽的‘田野的悲哀’、对一切生物的爱和恻隐之心而创造出来的一个器官”（17）。

那么，自然主题在叶赛宁的诗歌语言上体现为怎样的计量特征？这些特

征与诗学内涵之间有怎样的联系？为了探讨这些问题，首先须构建研究对象的语料库。本文从俄罗斯国家语料库[1]提取叶赛宁诗歌422首，经词形还原、词性和句法关系标注后建成了用于本研究的语料库。其次，须确定拟提取的词汇语义类别。文学计量研究成果表明，词汇语义类别是统计分析最重要的切入点，而词汇语义类别的选择须从作家的创作特点出发。[2]叶赛宁在其“玛丽亚的钥匙”一文中指出，“一切来源于树木——这就是我们人民的思想哲学”，而世界则是“永恒的、无法撼动的一棵树，其树枝上可以结出思想和形象的果实”（全集卷5 186、198）。毋庸置疑，植物词在诗人的创作中占有独特的地位，构成自然主题的核心语义类别。因此，叶赛宁诗歌自然主题的计量研究可以围绕植物词这一核心展开。

本文依据俄罗斯科学院编写的《俄语语义词典》，从叶赛宁诗歌研究语料库中提取了植物词位86个，共计562个词次。以下分别从植物词语义类别、植物词年度分布、植物类高频词分布等方面展开统计分析。

（一）植物词语义类别

植物语义场下属二级语义分为木本、草本、藤本三大类，其中木本和草本还有三级语义类别。叶赛宁诗歌中的植物词涵盖了二级语义的所有三大类别，且三级语义词汇非常丰富。

木本植物共34个词位，306个词次。其中表示二级语义类别的词位有3个：дерево（树）、куст（灌木）和купина（荆棘），代表了木本植物的三种类型。三级词位有31个，包含果树（如рябина花楸树，яблоня苹果树，вишня樱桃树等）、阔叶树（如берёза/берёзка白桦树，клён槭树，липа/липка椴树等）、针叶树（如ель云杉，сосна松树等）以及花木（роза玫瑰，олеандр夹竹桃等）。

草本植物有50个词位，254个词次。其中表示二级语义类别的词位有3个：трава（草）、цветок（花）、злак（禾），同样代表了草本植物的三大种类。三级词位有47个，包含农作物（如рожь黑麦，овёс燕麦等）、蔬菜（如лук葱，картофель土豆，огурец黄瓜等）、野花（如колокольчик风铃草，левкой紫罗兰，василёк矢车菊等）、野草和药草（如лебеда滨藜草，ковыль针茅草，крапива荨麻等）、水生植物（如мох苔藓，камыш芦苇等）。其中野花类的词汇最丰富，有14个，词位占比28%。

藤本植物很少，仅виноград（葡萄藤）和хмель（葎草）两个，且都只出现过1次。

（二）植物词年度分布

本文统计了各年度植物词的词频总数及各年度的诗作数，制成植物词的

1 参见 https://ruscorpora.ru

2 参见 王永：“词汇语义分析在文学计量研究中的运用”，《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3（2023）：21-29；王永：“曼德尔施塔姆诗集《石头》的世界文化网络”，《文学跨学科研究》4（2017）：120-131。

年度分布及年度诗作分布图（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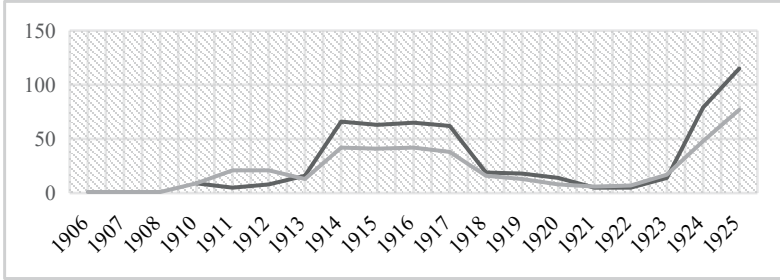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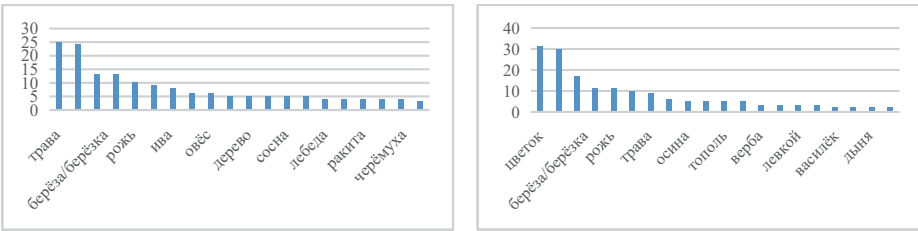



图 1　植物词年度分布及年度诗作分布图

如图 1 所示，深色曲线是植物词频的年度分布，浅色曲线是诗歌作品的年度分布。可以看出，植物词使用数量与诗歌作品数量的趋势一致，高峰期为 1914-1917 和 1924-1925。

（三）植物语义类别高频词分布

植物词词频统计显示，词频在 10 以上的植物词共有 17 个，其中词频在 20 以上的分别为：草[1]、白桦、花、玫瑰、灌木、黑麦；其余 11 个词的词频从 10 到 19 不等。从两个时间段看，1914-1917 的植物词位有 69 个，共 237 词次，占植物词总数的 49.42%。其中最高频的植物词是：草（25）、灌木（24）、（小）白桦（13）、云杉（13）、黑麦（10）、花（9）。1924-1925 的植物词位是 44 个，共 193 词次，占植物词总数的 34.34%。其中最高频的植物词是：花（31）、玫瑰（30）、（小）白桦（17）、槭树（11）、黑麦（11）、椴树（10）、草（9）。




1914-1917 年　　1924-1925 年

图 2　两个时间段的高频植物词分布图

两个时间段的植物词相比，相同的高频词有“（小）白桦”和“黑麦”，都分别位列第三和第五；第一阶段位列第一的高频词“草”，在第二阶段位列第七，而第二阶段位列第一的高频词“花”，在第一阶段位列第六；第一阶

1　鉴于前文已列出主要植物词的俄汉对照，下文中的植物词将直接用中文以节约篇幅。

段的“灌木”和“云杉”，以及第二阶段的“玫瑰”和“槭树”，在另一阶段都仅出现过一次或者为零。可见，在不同时期的诗作中，诗人所使用的植物词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因此，深入分析高频词很有必要。

从上述数据分析可以看出，叶赛宁诗作中的植物词贯穿了诗人的创作始终，尤以第一阶段及最后阶段最为集中；这些植物词涵盖了所有重要的植物类别，既有高低错落的乔木和灌木，又有谷物、蔬菜、瓜果等丰富的农作物，更有野草闲花相间其中。这种植物构成宛如一幅乡村风景画，呈现出生机勃勃的大自然与人类生活交相辉映的图景。

## 二、从高频词的句际关系看自然主题的诗学功能

在诗人抒写的自然主题中，植物词不只是单纯的景物呈现，而是与其他的语言手段结合，发挥一定的诗学功能。以下对“草”“（小）白桦”“花”这三个高频词进行共现图谱分析。这三个词不仅在高频词中位列前三，而且颇具代表性。“草”的使用主要集中于诗人创作高峰的第一个时间段，“花”主要集中于第二个时间段，“（小）白桦”则是两个时间段共同的高频词。为了尽可能科学地达到本部分研究的目标，我们分别从数据库中提取了这三个高频词的支配词和依存句法关系，并对其在文本中发挥的功能进行标注，由此构建各词的共现网络图并对其进行统计分析。

（一）“（小）白桦”的共现网络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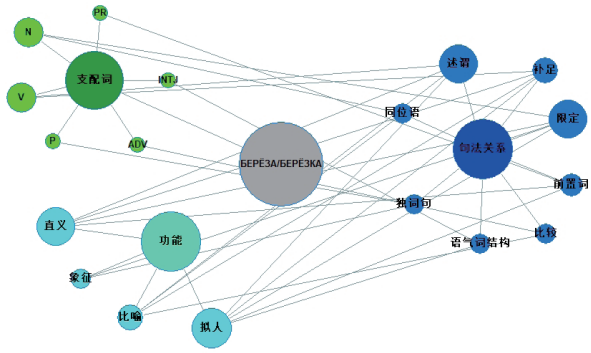



图 3 “（小）白桦”的共现网络图

“（小）白桦”的词频为 45 次，该词的共现网络中，支配词占比最大的是动词和名词，分别为 20 个和 15 个，占比各为 42. 22% 和 33. 33%；其次是前置词，占比 15. 56%，其他词类仅为 8. 89%。

所发挥的功能中，拟人、比喻等修辞功能占有较大比例，分别有 23 个和 8 个，占比各为 51. 11% 和 17. 78%。发挥拟人修辞功能的 23 个句法结构中，支配词最多的是动词，有 15 个，占 65. 22%，其中构成述谓句法关系的 14 个，在

动词支配的句法结构中占 93. 33%。如："白桦穿着孝，哭遍了森林"（304）[1]。支配词为名词的有 6 个，占比 26. 09%，支配词名词构成的句法结构均为限定关系。如："多么想把白桦袒露的胸脯，/ 紧紧贴住我的躯体"（113）。

除了修辞功能，发挥景物描写功能的有 11 个，占 24. 44%，其中支配词最多的是前置词（6 个），其句法关系均为前置词关系，如："圣三节清晨，晨祷的颂歌绵长，/ 银铃般的钟声在白桦林间回荡"（«Троицыно утро, утренний канон...» 1914）。其次为名词（3 个），句法关系均为限定关系。如："你好啊！披着金辉的静谧 / 白桦的倒影在水中漾起！"（«Вот оно, глупое счастье» 1918）

由此可见，高频词"（小）白桦"在作品中主要发挥拟人修辞功能，其语言构成主要是以动词为支配词的述谓结构；此外，"（小）白桦"还在作品中发挥景物描写功能，其语言构成以前置词支配的前置词结构为主。

（二）"草"的共现网络分析

"草"的词频为 48 次，该词的共现网络中，支配词占比最大的是前置词，有 25 个，占比 52. 08%；其次是动词，有 18 个，占比 37. 50%，其他词类占比为 10. 42%。

"草"所发挥的功能，以景物描写为主，有 40 个，占比高达 83. 33%。该功能的句法结构中，支配词最多的是前置词，有 25 个，占比为 62. 50%，均构成前置词句法关系，也就是说，所有的前置词关系都发挥景物描写的功能。如："昨日的雨尚未干透——/ 草间积着碧绿的水洼！"（«Еще не высох дождь вчерашний...» 1916）

其次是动词，有 10 个，占比为 25. 00%，其中构成补足语关系的有 7 个，在动词支配的句法结构中占比 70. 00%。如："去缤纷的草甸嬉戏，/ 去啄食芳香的青草"（«Лебедушка» 1913-1915）。

"草"的共现网络表明，该植物词在作品中主要用于景物描写，其语言构成以由前置词支配的前置词结构为主，也有一部分由动词支配，构成补足语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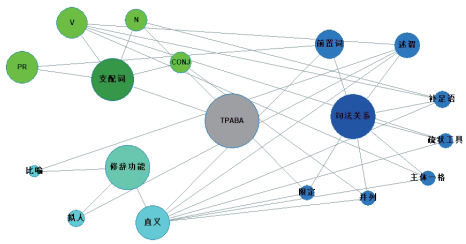



图 4　"草"的共现网络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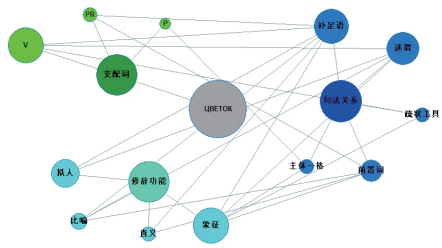



图 5　"花"的共现网络图

1　本文涉及的作品译文，顾蕴璞的译文仅标注页码，刘湛秋和郑体武的译文按夹注标注，如系本文作者所译，则在译文后标注原作标题及年代。

（三）“花”的共现网络分析

“花”的词频为42次，在该词的共现网络中，支配词占比最大的是动词，有32个，占支配词总数的76.19%。

其表达手段以象征和拟人为主，分别为21个和12个，占比50.00%及28.57%。采用象征手法的句法结构中，支配词主要是动词，有17个，占该句法结构的80.95%，其中构成补足语句法关系的13个，在该类句法结构中占比76.47%。如：“他没有虚度此生，/没有白白揉鲜花”（103）；采用拟人手段的句法结构中，支配词同样是动词占压倒性多数，有11个，在该结构中占比91.67%，其句法关系均为述谓关系。如：“花儿都低低地朝我点头，/把‘永别了！’的话儿对我倾吐”（229）。

综上所述，这三个植物词的共现网络图谱统计分析表明，植物词在诗作中主要发挥拟人修辞功能和景物描写功能，且植物词发挥的功能与句法结构之间存在较强的联系：发挥拟人功能的植物词主要由动词支配，构成述谓句法关系；发挥景物描写功能的植物词，其支配词绝大多数为前置词，构成前置词关系。下文将以这两大功能为切入点，采用关联文本的词汇语义聚类分析法，进一步挖掘植物词在自然主题中蕴含的深层内涵。

## 三、从关联文本的词汇聚类探究自然主题的深层意蕴

基于关联文本词汇聚类的统计分析，可以考察植物词在发挥不同功能时所存在的整体语境，由此揭示诗人的自然主题书写中所表达的深层涵义。本文对上述3个高频词中发挥拟人及景物描写两大功能的植物词构建了各自的关联文本，做了词性标注，并从功能出发，提取了相关数据，在此基础上，结合关联文本做统计分析。

（一）拟人植物词关联文本的高频词分析

拟人作为一种修辞手法，与文本的整体语境相关。因此，本文先对文本中实词的词频做了统计。结果显示，拟人植物词关联文本中位列前20的高频词主要是代词和名词。尤为突出的是，人称代词“我”的词频高达171词次，位列第二的人称代词“你”的词频也有48词次；名词中最高频的是植物词“花”和“（小）白桦”。以下结合关联文本，对这些高频词做深入阐释。

在诸多的诗作中，“我”构成了其中的抒情主人公：“今天我爱上了这个夜晚，/层林尽染的山谷合乎我的心情”（186）；“我是牧人；我的宫殿〔……〕/我在那凌空的悬崖下，/朦胧地静听低语的松涛”（56）。在《昏黄的淡月临照当头……》一诗中，“我”回忆起童年时光：“昏黄的淡月临照当头，/无际的原野处处哀愁，——/这就是我儿时见过的景象，/何止我一人眷恋又诅咒”（272）。《我是谁？我算什么？不过是……》一诗则是诗人对人生、爱情、梦想等问题的苦苦思索：

我是谁？我算什么？不过是
寻找幸福这“宝石戒指”的好幻想的人。
〔……〕
我是谁？我算什么？不过是在黑暗里
丧失了蓝色的眼眸的好幻想的人。
我只是和人世间其他人一起，
曾顺便爱过你这个人。（288）

“我”的高频使用绝非偶然，这恰好印证了叶赛宁在自传中的声明：“至于其他自传信息，都在我的诗歌中了”（全集卷 7-1 20）。从“我”的关联文本不难看出，“我”的高频使用是诗人独特的抒情叙事方式：“我”的爱情，“我”的家乡，“我”的祖国，“我”的梦想，都在诗作中得以抒发，因而诗人留下的作品就成为其短暂人生的写照。

另一个高频代词“你”，常常在诗歌中充当抒情主人公倾诉感情的对象。“你”可以是拟人化的植物：“柳树，一群温顺的修女 / 不断扬起数念珠的声息”（51）；也可以是“我”所喜爱的女子：“你为何，苗条的小白桦，/ 朝池塘把目光凝注。〔……〕/ 你秋前悲凉的喧响，/ 我早已爱在心里”（130）。但更多的是令诗人魂牵梦绕的故乡：“你呀，我背离了的故乡”（57），“可爱的家乡啊！心魂总梦怀 / 水面上那禾垛般的阳光点点。/ 我真想从此永远消隐在 / 你万籁交响的绿色乐园”（51）；而这故乡，是罗斯的故乡：“你多美，罗斯，我亲爱的罗斯”（55）。

最高频的名词恰恰是植物词“花”和“（小）白桦”。从关联文本可以看到，这两个植物词发挥拟人功能，主要借助三种语言手段。其一是赋予植物词人类行为特征的动词或名词。如“白桦”“亭亭玉立”（261），会做“诀别前的祈祷”（145）；“花”则“低低地朝我点头，/ 把‘永别了！’的话儿对我倾吐”（229）。其二是赋予植物词以人类外表特征的名词。如“白桦”有“修长身段”及“宛如镀金的发辫”，身穿“粗布长衫”（261）。而当人的外表和行为表情相结合，更让植物词的拟人修辞功能达到极致：

睡梦初醒的小白桦微微一笑，
晨风撩乱它那丝样的发辫。
嫩绿的花序发出瑟瑟的喧嚣，
泛着银光的露珠连连忽闪。（50-51）

诗人将小白桦“嫩绿的花序”比作“丝样的发辫”，将树叶上晶莹的“露珠”比作“忽闪”的眼睛。那睡眼惺忪、慵懒浅笑的样子，令人联想起刚从甜美的梦中醒来的少女。

第三种手段是情感词。诗人赋予了植物词以人类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等情感特征。白桦会“穿着孝，哭遍了树林”（304）；“忧伤”时，会“披着绿袖立于风雪”（«Синий день. День такой синий» 1925）；当祖国太贫穷，“连白桦和白杨看得都难受”（273）。在诗作《金色的小树林不再说话了……》中，会说“欢快的语言”的“白桦”，与诗人的怀乡情结共情，停止了说话：

金色的小树林不再说话了，
听不见白桦欢快的语言，
〔……〕
伴着淡蓝色池塘上空的圆月，
大麻田梦怀所有的离人。
〔……〕
我口中吐出忧伤的话儿，
像树木悄然落下来叶子。（186）

由此可见，诗人借助各种语言手段赋予了植物词以人类心灵和生命的特征，这些植物词不仅充当了诗人与自然界对话的媒介，也承载着其精神探索的灵感寄托，与抒情主人公一起构筑起一个天人合一的语境，践行了叶赛宁诗学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理念：修饰形象的意义“在于对自然现象投以人的光辉”（叶赛宁，“生活与艺术”9）。诗作中的自然主题无疑体现了诗人的这一创作理念，而植物词构成其核心手段之一。

（二）景物描写关联文本的名词聚类统计分析

鉴于与植物词的景物描写功能相关的词语绝大部分为名词，本部分采用名词聚类方法对关联文本中的所有名词做词频图谱统计分析。从关联文本中提取的名词共计1176个，2399词次，根据其语义可分为四大聚类：时空聚类、乡村生活聚类、人与情感聚类以及动植物聚类。受篇幅所限，以下仅对前三大聚类进行统计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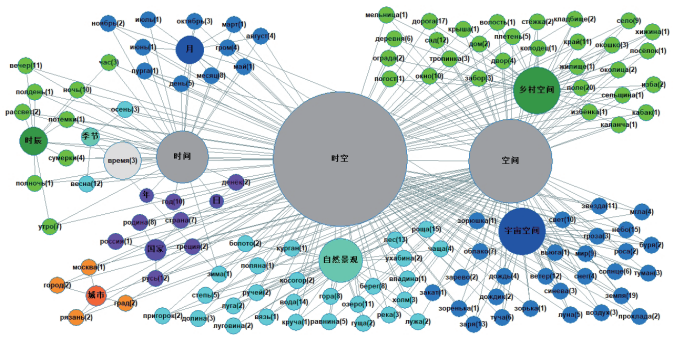



图 6　时空词汇语义聚类图

如图 6 所示，时空聚类中，表示时间的词汇有年、月、日、时辰和季节。

最显著的高频词是“春天”。春天自然是繁花盛开的季节：“芳香扑鼻的稠李树，/ 一到春天就开花，/ 树上金灿灿的枝条，/ 宛如盘绕的卷发”（73）；春天是“令人陶醉的”，洋溢着乡村节日的气氛：“村庄从节日的酣睡中渐渐苏醒，/ 醉人的春风裹着钟声飘荡”（«Троицыно утро, утренний канон... » 1914）；春天是原野上荡漾的歌声：“不是因为平原上的春歌，/ 我才珍爱着绿色的旷原”（85）；春天还是一位朝圣者：“春天蹒跚而至，有如一位朝圣者，/ 手执拐杖，脚踩桦树皮草鞋”（«Прячет месяц за овинами... » 1914-1916）。

其次是“黄昏/夜晚”。此时，可以看到朝圣者的晚祷：“当黄昏的蓝天蒙上烟霭，/落日的余晖在桥头垂挂，/我可怜的朝圣者，你总要/躬身祈祷爱情和十字架”（86）；这是抒情主人公孤独时寻找慰藉的月夜：“多好啊，在这月光朗照的秋天/独自一人到草地上徘徊/〔……〕/黄昏用一把金灿灿的扫帚/清扫着我平坦的道路”（郑体武 68）；也是诗人梦中常常遇见的儿时景象：“童年的回忆让我患上了温柔的怀乡病，/我不时梦见四月黄昏的潮湿与阴沉”（郑体武 84）；还是诗人与花儿亲密交谈的最佳时辰：“春日的黄昏，蓝色的时辰/嘿，我怎能不喜欢你们，/我怎能不喜欢你们，花儿？/我真想和你们举杯对饮”（230）。

表示空间的词非常丰富，既有自然空间，也有人为空间。

自然空间包含了由远及近的宇宙空间与自然景观。宇宙空间上至“天空”“星星”和“月亮”，下至“大地”及整个“世界”。在这个辽阔的空间中，阳光雨雪（“太阳”“雨”“雪”）等自然现象伴随着风起云涌（“风”“云”“乌云”），还不乏极端天气（“雷雨”“暴风雪”“风暴”）。自然景观中，不仅有“树林”“森林”“水”“湖”等树景和水景，还有“山”“草原”“平原”“山谷”等地形地貌。最高频的词是“树林”，最常见的树林是白桦林：“白桦林像三颗星临照水池，/ 把老母亲的愁思融化”（131）。“站在落叶缤纷的白桦间，/ 参加它们诀别前的祈祷”（145）。而这片小树林也总会引起“我”对故乡的念想：

我更高地昂起自己的头，
不在丛林后，而从小丘外，
我有又像听到有人在唱歌，
歌中把故乡和祖屋缅怀。（281）

人为空间以“田野”一词最为高频。这是诗人最熟悉的景象，因为他的“童年是在田野和草原上度过的”（全集卷7-1 11）。诗作中的田野，是星光照耀下宁静的田野：“你闪着八月和黑麦的光亮，/你让静悄悄的田野充满”（281）；是让“我”的心灵充满花香的“无际的田畴”：“我的心，也

像无际的田畴，/呼吸蜂蜜和玫瑰的气息”（265）；更是可以勾起“我”对家乡的亲人和一草一木的回忆，可以与“我”相提并论的“田野”：

那时我会愉快地回想起
荒芜的池塘和沙哑的红杨，
回想起世上还有我的父母，
他们不在乎我的诗写得怎样，
他们只在乎我，在乎田野和骨肉，
在乎那场春雨，好滋润秧苗。（郑体武 83）

此外，与田野相关的还有“耕地”“庄稼地”“犁沟”“收割过的地”。这些词指向与城市相对的“乡村”。在乡村空间中，坐落着大小不一的“村庄”和“小村子”；还有乡间蜿蜒的“小道”“小径”，散布其间的“路标”“瞭望台”“水井”“乡村墓地”“磨坊”；房舍则各不相同，有正常的“住房”，也有简陋的“茅舍”“木屋”，以及附属于房屋的“屋顶”“房檐”“院子”“篱笆”“围栏”“栅栏”等。这些乡村空间，常常归结为诗人记忆中的“故乡”“家乡”和“家园”，频繁出现在诗作中。尤其是其后期诗作，充满了对家乡的深深怀念：

花儿都低低地朝我点头，
把“永别了！”的话儿对我倾吐，
说我在近处再也看不见
故乡的田野和祖辈的故土。（229）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城市的词汇贫乏且词次少，正如俄罗斯文学史学家阿格诺索夫所言：“在叶赛宁的诗中，几乎没有城市的风景”（1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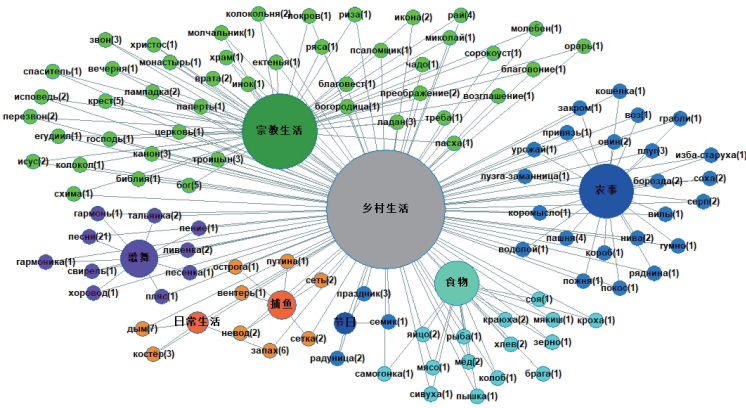



图 7　乡村生活词汇语义聚类图

乡村生活聚类的词汇非常丰富，但高频词却很少。“歌”是其中频次最高的，由此引出了乡村生活中重要的娱乐方式和情感表达。在诗人的心目中，“歌”是春天常有的景象：“不是因为平野上的春歌，/ 我才珍爱这绿色的旷原”（86）；是表达爱情的媒介：“我求爱的勇气毫无用处。/ 何必呢？我的歌唱给谁听？”（248）；是故乡的回忆：“我又像听到有人在唱歌，/ 歌中把故乡和祖屋缅怀”（281）。而最重要的，这“歌”就是诗人写下的诗：“我的名声已卖给了诗篇”“我〔……〕把一生交给了诗篇”[1]（256-257）。诗作中，“歌”时常有各种类型的手风琴的伴奏（ливенка，тальянка，гармоника, гармонь），营造出乡间生活载歌载舞的欢乐气氛：

春天草地上欢歌四起，
你短暂的喜悦也叫人欢快。
〔……〕
小伙子们一拉起手风琴，
姑娘们便到篝火旁欢跳。（65）

其他小聚类虽然词频不高，但词汇的丰富度使得乡村生活的描绘栩栩如生，犹在眼前。“大渔网”“小网兜”“笼式鱼网”“鱼叉”等各种捕鱼用具表明，捕鱼捉鱼也是乡村生活的一大乐趣；而“犁”“镰刀”“耙子”“草叉”等农具类词汇呈现出一派热火朝天的田园农耕景象；各种“小圆面包”和“面包边儿”“面包瓤”“面包渣”，以及各种“家酿啤酒”“家酿烧酒”“白酒”，揭示出面包和酒在家庭生活中的重要性。

另一个词汇丰富的小类是宗教生活。诗人在自传中声明自己“几乎不信上帝，也不喜欢去教堂”，但他外祖母却“是个教徒，常拉我去各个修道院”（全集卷7-1 1）。显然，外祖母带他参加的宗教仪式在他的童年记忆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这一聚类中，除了“上帝”“耶稣”“圣母”“基督”等圣经人物，还有“修士”“保持缄默的修道士”“诵经士”“苦行修士”等东正教神职人员以及他们穿的服饰“教袍”“（助祭祭服的）圣带”“（祈祷时神甫穿的）外衣”。对教堂的描写更是细致入微，从“教堂”“修道院”“钟楼”到“教堂门前的台阶”“（教堂的）入口”，延伸到“十字架”“圣像画”“神灯”等物件；这里可以看到人们参加各种宗教仪式：“忏悔”“祈祷”“晚祷”“求祷”“圣礼”；可以听到教堂的各种声音：“宣读（祷文）”“（祈祷时的）钟声”“（所有钟陆续敲响的）钟声”。该聚类词多方面呈现了乡村的宗教生活。

1　这两处“诗篇”的原文都是“歌”：Честь моя за песню продана；Пусть вся жизнь моя за песню продан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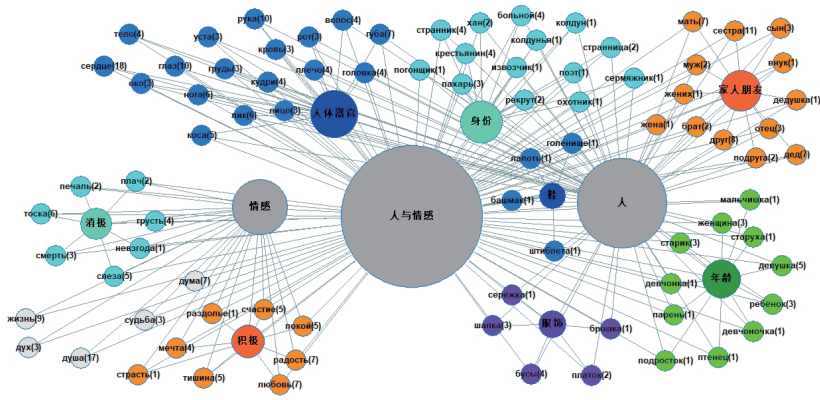



图 8　人与情感聚类图

关联文本中，人与情感聚类词也非常丰富。

如图 8 所示，人的聚类呈现出人物百景图。这里有家人朋友："姐妹""祖父""母亲""父亲""丈夫""妻子""儿子""朋友"；有不同身份的人："朝圣者""农夫""（贫穷的）农民""庄稼人""车夫""赶牲口的人"；有不同年龄的人："姑娘""少年""少女""妇女""小孩儿""老人"。与此相关的还有女性身上常见的饰物："项链""头巾""耳环""胸针"，以及男性穿着的重点："皮筒靴""半高男皮鞋""树皮鞋"。

从高频词看，有两个较为突出的特征。其一是家人中位列前三的高频词分别为"外公""母亲""妹妹"。这三个词投射出诗人自身成长的痕迹。他两岁时就因家境窘迫，被送到外公家寄养，在那里度过了整个童年。在叶赛宁本人所写的几篇自传中，对童年的记述占有很大的比重，那时，"爷爷给我唱古老的歌曲〔……〕给我讲圣经和旧约的故事"（全集卷 7-1 14）。诗歌中，叶赛宁称其为"亲爱的"："我离别了/生我养我的家/亲爱的！爷爷！"（«Письмо деду» 1924）母亲是诗人时常惦记的亲人，因为"唯有你是我的救星和慰藉，/唯有你是我不可言状的光亮"（172），在《给母亲的信》中诗人宽慰道："我依旧是温柔如当年，/心里只怀着一个愿望：/尽快挣脱不安的惦念，/回到我们低矮的小房"（171）。妹妹则是诗人可以倾诉思想和情感，寻求精神慰藉的亲人。在《给妹妹的信》中，诗人不仅和妹妹聊家常，还向她倾诉自己的所思所想：

你好啊，妹妹！
〔……〕
如今在咱梁赞老家，爷爷可还
精心照料那些樱桃树？
〔……〕

妹妹啊，妹妹！
人生知己何其稀少啊！（«Письмо к сестре» 1925）

其二，“心”“眼睛”“手”这三个人体器官高频词，在诗歌中成为传达感情的重要载体。“心”是生与死的边界：“柔情的火焰就要熄灭了，/ 我的心将变成一堆灰烬”（282），承载着童年生活的记忆：“火焰涌入视觉的深渊，/ 童年梦幻的欢欣涌进心扉”（«Чую радуницу Божью... » 1914）。眼睛是诗人在家里看向窗外景致的窗口：“金发少年透过蓝玻璃，/ 把寒鸦的嬉戏定睛饱看”（93）；“手”则留下了爱的余温：“我在温柔地战栗，禁不住 / 想碰一下你的双手和双肩”（刘湛秋 85）。

情感小聚类可谓喜怒哀乐皆有体现。这里有“爱情”“快乐”“微笑”“幸福”和“梦想”，也有“悲伤”“眼泪”和“忧愁”。最高频的词是“心灵”。叶赛宁的诗作中，心灵是大自然与人合为一体的纽带，心灵赋予大自然以生命，家乡的一草一木，每一片森林和原野，每一座山，每一条河，目中所及的一切生物，都在心灵中留驻。诗中写道：“内心和山谷阵阵清凉”（郑体武 75）；“我的心，也像无际的田畴，/ 呼吸蜂蜜和玫瑰的气息”（265）。远离故土的叶赛宁，乡村景象时常涌上心头，引起乡愁万千：“似乎谁对故乡已不习惯，/ 所以凤头麦鸡和山鹬 / 才在沼泽地哭得让人心酸”（郑体武 240）；当夜幕降临，皓月当空，诗人难以入眠时，记忆顿时触动心弦，勾起内心珍藏的儿时记忆：

这夜晚啊！我无法承受〔……〕
我难以入眠。如此月色如洗！
仿佛我仍在灵魂深处
守护那早已逝去的青春。（«Какая ночь! Я не могу...» 1925）

综上所述，关联文本的名词聚类分析揭示出叶赛宁诗作自然主题的几个重要特征：1）诗作的自然主题以乡村生活为核心展开，展现出一幅生动的田园景象。这个自然画卷展现了辽阔的天空和大地、山丘和原野、小河和沼泽、树木和花草，还有庄稼地里收割的景象，令人不仅能听到大自然树叶的沙沙声，还能闻到其中花草的香味，感受到农作物带来的喜悦；这里生活着他的家人和朋友、村民和修士等男女老少各色人等；这里有马车辚辚，鸡犬相闻，还有欢快的歌舞和悦耳的琴声；2）诗作的自然主题书写有很深的童年烙印。关联文本中的高频词，都联结着诗人童年时代的深刻印记：“白桦”“草”“花”是诗人童年生活中的自然景象，“春天”“黄昏”“霞光”是诗人眼中的四季更迭，“田野”“歌”“马”是童年时常见的乡村图景，而“教堂”则反映出诗人童年时乡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宗教仪式和宗教节日；3）诗作的自然主题虽然描绘的是故乡的景象，但在诗人心中，故乡俨

然是祖国的象征，两者已然融为一体。

## 结语

自然主题是叶赛宁诗作的重要主题之一，本文通过植物词的数据分析证明，无论诗人身在何处，其笔下的自然景象几乎都是他生于斯长于斯的乡村景象，显示出诗人对故乡怀有刻骨铭心的眷恋。此外，在叶赛宁书写的自然主题中，人与自然构成一个天然的有机体，在这个有机体中，植物发挥着重要作用。叶赛宁曾说："我们都是蓝色花园中的 / 苹果树和樱桃树"（全集卷 2 28）。在古斯拉夫文化中，"树林具有神性，是〔……〕过世亲人的灵魂居住的地方，这些亡灵化身为树、草和鸟兽"（Кононенко 513）。或许可以说，当诗人逝去时，其灵魂也化为草木，归于故土，完成了其魂归乡土的旅程。本文的研究表明，叶赛宁诗作中的自然主题体现为词汇、句法关系、语义聚类等语言手段，从核心词汇语义类别入手，通过提取高频词，并对其进行句法功能及关联文本的词汇语义聚类统计分析，可以揭示出主题的构成图景、表现手法以及主题的内涵特征。而揭示这些关系和特征，也将有助于设计文学主题算法，构建不同主题文学作品的生成模型。

## Works Cited

阿格诺索夫编：《20 世纪俄罗斯文学》，凌建侯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年。

[Agenosov, V.V. *Russian Literature in the 20th Century*, translated by Ling Jianhou et al. Beijing: China Renmin UP, 2001.]

高尔基："谢尔盖 • 叶赛宁"，岳凤麟译，《叶赛宁评介及诗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

[Gorky, Maxim. "Sergei Yesenin." Translated by Yue Fenglin. *Evaluation of Esenin and Selected Poems*. Beijing: Peking UP, 1983.]

Ярхо Б. И. Методология Точного 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ения. Избранные Труды по Теории Литературы. М.: Языки слав. культур, 2006.

[Jarcho, B.I. *Methodology of Exact Literary Studies. Selected Works on The Theory of Literature*. Moscow: Languages of Slavs. Cultures, 2006.]

Кононенко А. А.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славян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и мифологии*. Харьков: Фолио, 2013.

[Kononenko, A. A. *Encyclopedia of Slavic Culture, Writing and Mythology*. Kharkov: Folio, 2013.]

聂珍钊："科学选择与 AI 文学"，《外国文学研究》3（2024）：8-16。

[Nie Zhenzhao. "Scientific Selection and AI Literature."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3 (2024): 8-16.]

帕斯捷尔纳克：《人与事》，乌兰汗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 年。

[Pasternak, Boris. *People and Things*, translated by Ulan Khan.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ress, 2015.]

Шведова Н. Ю. Общ. ред. *Русский семант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Москва: Азбуковник, 2002.

[Shvedova, N.Y., ed. *Russian Semantic Dictionary*. Moscow: Azbukovnik, 2002.]

王永："词汇语义分析在文学计量研究中的运用"，《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3（2023）：21-29。

[Wang Yong. "The Application of Lexical Semantic Analysis in Literary Quantitative Research." *Russian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Studies* 3 (2023): 21-29.]

——："曼德尔施塔姆诗集《石头》的世界文化网络"，《文学跨学科研究》4（2017）：120-131。

[—. "The Network of World Culture in O. Mandelshtam's *Stone*."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Literature* 4 (2017): 120-131.]

*Есенин С. А.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7-ми т.* Институт миров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имени А. М. Горького РАН; гл. ред. Ю. Л. Прокушев. М.: Наука; Голос, 1995-2001.

[Yesenin, S. A. *Complete Works: in 7 vol.*, edited by Y.L. Prokushev. Moscow: Nauka; Golos, 1995-2001.]

叶赛宁："生活与艺术"，李毓榛译，《叶赛宁评介及诗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 年。

[Yesenin, S. A. "Life and Art." Translated by Li Yuzhen. *Critical Essays and Selected Poems of Yesenin*. Beijing: Peking UP, 1983.]

——：《叶赛宁抒情诗选》，顾蕴璞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12 年。

[—. *Selected Lyric Poems of Yesenin*, translated by Gu Yunpu. Guilin: Lijiang Press, 2012.]

——：《叶赛宁抒情诗选》，刘湛秋译。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5 年。

[—. *Selected Lyric Poems of Yesenin*, translated by Liu Zhanqiu. Chengdu: Sichuan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2015.]

——：《叶赛宁诗选》，郑体武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 年。

[—. *Selected Poems of Yesenin*, translated by Zheng Tiwu.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18.]